

世界
文学
名著
百部

苦难的历程

ROAD TO CALVARY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ROAD TO
CALVARY

苦难的历程

III

[苏] 阿·托尔斯泰 / 著

朱雯 / 译

译林出版社

……以战胜者的身份活着，或是光荣地死去……

——斯维雅托斯拉夫^①

第 一 章

篝火旁边有两个身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打大草原上一个峡谷里吹出来的寒风，刮在他们背脊上，在那麦子早已脱落了



的麦秸中间呼啸。女人将腿缩在裙子底下，把手插在大衣袖筒里边。在那条直罩到眼睛上的绒线围巾底下，只看见一个笔直的鼻子和两片执拗地闭紧的嘴唇。

篝火不很旺，烧的是干粪饼，这种粪饼那男人刚才打峡谷里一个饮马场那儿捡来了好几抱。风越刮越大，光景越来越糟了。

“要是听着壁炉里木柴的噼啪声，或是忧郁地眺望着窗外，那么大自然的美欣赏起来一定会舒服得多。……比起在这个凄凉的大草原上要舒服得多——唉，我的天，这才凄凉呢！……”

那男人细声细气地说着，带着一种刻薄的喜悦。女人把下巴向他那面转过去，可是没有张开嘴唇，没有搭理。由于漫长的旅程，由于饿着肚子，再加上那个男人絮絮叨叨，自鸣得意地猜测

^① 斯维雅托斯拉夫（942—972）是俄国基辅公国的大公，以无比的英勇著称。

她最隐秘的思想，真把她搅得累死了。她微微地向后扬起脑袋，从垂下来的围巾底下，瞧着那差一点已经辨别不清的小山后面朦朦胧胧的秋天的残阳——这残阳只成了一条狭狭的裂缝，再也没什么光芒投射到荒凉而寂寞的大草原上了。

“我们就来烤点儿马铃薯吧，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让我们身心愉快一下。……我的天，要没有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呢！”

他弯下腰，挑了几块顶厚的粪饼，把它们翻来覆去弄了好一阵，这才小心翼翼地搁在火炭上面。随后他拨开一点火炭，将几个从长外衣的大口袋里掏出来的马铃薯埋在里头。他那红扑扑的脸上露出一种不是十分狡猾、便是非常机灵的神情，有一个尖端扁平的臃肿的鼻子，一绺稀疏的胡子，一撮蓬乱的唇髭，嘴唇不住地咂着。

“我一直在寻思你的事儿，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在你身上找不出多少野蛮的痕迹，你对生命的执着又不强，连你的文化也是很浅薄的，我亲爱的。……你是一只红殷殷的苹果——甜是甜，可还没有熟。……”

他一面说，一面拨着马铃薯——这些马铃薯，在他们经过草原上一个农庄的时候，他打一个菜园子里偷来的。他那臃肿的鼻子在篝火的热气里闪闪发光，鼻孔机灵而狡猾地搐动着。这个人名叫柯士玛·柯士密奇·聂斐杜夫。他这样高谈阔论，而且揣摩她的思想，把个达莎搅得烦死了。

他们是几天以前在火车上认识的，那列火车，开的时刻和走的路线都有点莫名其妙，后来给哥萨克白卫弄得出轨了。

达莎搭的最后一节车厢还停在轨道上，可是一挺机关枪扫射过来，车厢里的人都逃进大草原，因为按当时惯常的情况，乘客们料定会遭到抢劫和报复。

柯士玛·柯士密奇在火车上早已注意到达莎，而且不知怎么

对她很有好感，虽然她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直率的谈话。这会儿天蒙蒙亮了，在这空寂的大草原上，达莎自己倒是把他拖住了。她处境很惨：从土堤下面倒翻着车厢的地方传来了枪声和喊声，随后冒起一阵火焰，于是赶走了古老的牛蒡草和盖着浓霜的干枯的苦艾丛那阴森森的黑影。在这片望不到头的莽原中，她怎么去寻找她的路呢？

柯士玛·柯士密奇挨在达莎旁边，朝越来越绿的晨曦那个方向走着，打那儿飘过来一股炊烟味儿，一边还说着这样的话：“你不但受了惊，我的美人儿，而且我觉得你似乎很不幸。我呢，虽然遭遇了许多变故，可从来就不懂得不幸，更说不上烦闷了。……我做过神甫，可是因为有自由思想，被剥夺了圣职，关在一所寺院里。现在，我自由自在地东漂西泊，正像古话说的‘四海为家’。如果有人认为要幸福非得有一张温暖的床、一盏幽寂的灯、背后一架图书不可——那么，那样的人就怎么也不会懂得幸福。……对那样的人来说，幸福往往是明天的事，可是就会有那么倒霉的一天，连明天也没有了，温暖的床也没有了。那样的人，往往只会叹息他的命运。……眼下我在大草原上走着，鼻孔里闻到一股新烤面包的香味——那就意味着，那边有一座农庄，我们一会儿就会听到狗叫了。我的天！瞧，天在亮了！在我旁边，是一个天使模样的旅伴，她在呻吟，她勾起我的哀怜，使我只想跟小马一样腾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顶顶幸福的人。我口袋里老藏着一小袋盐。我常常可以打菜园里弄来几个马铃薯。还有什么啊？一个充满感情冲突的花花世界。……我想过很多，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我想过很多关于我们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全不是真正的俄罗斯灵魂，我应当告诉你。……因此，一阵风吹来，他们就没有了，直到最后——唉！——他们只剩下一片空白。……而我，我这个被剥夺了圣职的神甫，却自由自在地游戏人间，而且还打算一直这样胡闹下去。……”



没有他，达莎怕已经完蛋了。他是怎么也不会茫无失措的。日出时候，他们不觉走到了一座农庄，这农庄坐落在一片光溜溜的草原上，连一棵树也没有，马厩已经空了，院子里泥墙上的屋顶也都给烧焦了。在井边，他们碰见一个花白头发、怒气冲冲的哥萨克人，扛着一支散弹枪。他那亮晶晶的眼睛在拧紧的眉毛底下疯狂地闪着光，他向他们喝道：“滚开！”柯士玛·柯士密奇连忙哄着那个老头儿道：“随你的吧，老爹，唉，唉，我的家乡！……我们白天黑夜地逃避革命，脚上起了泡，舌头渴得裂开了，劳你的驾，就把我们打死吧，反正我们也无路可走啦。”老头儿原来并不可怕，甚至很容易掉眼泪。他的儿子都给动员在马蒙托夫的军团里，两个媳妇也已经离开农庄往村子里去了。那一年他没有耕一点地。红军过境，把他仅有的一匹马动员去了。白卫过境，又动员去了他的家禽。眼下就光剩他一个人在农庄里，只有一点儿发霉的面包渣，一点儿隔年的陈烟草。……

他们待在那儿休息，到傍晚才继续朝察里津的方向前进，从察里津到南方去就方便得多。他们摸黑赶路，白天睡觉，多半躲在隔年的麦秆垛里。柯士玛·柯士密奇总是避开有人住的地方。有一次，打一座白垩的土冈上眺望一个村落，在那长长的池塘两边参差错落地散布着白色的农舍，他便说道：

“眼下这种时势，人待在群众中间可能很危险，尤其是那些连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的人。那就会使人不能理解而引起怀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俄罗斯人，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性情急躁，而且过于自信，往往不估计自己的力量。要是你给他一个任务——看起来好像超乎她的能力、可是又值得从事的一个任务，她会感激地拜倒在你的脚下。……可是你走到下面村子里去试试，他们就会开始问你问题。那你怎么样回答呢？你这个知识分子！你只好承认什么也没有决定，的确什么也没有，连一个问题都没有得出结论咧……”



“喂，你别理我，好不好？”达莎轻轻地说。

虽然她起初非常坚持——由于爱面子，也由于不愿意——柯士玛·柯士密奇可终于把样样事情差不多全从她那儿打听出来了：关于她父亲蒲拉文医生，她丈夫红军指挥员伊凡·伊立奇·捷列金，她姐姐那“美丽、温柔、高贵的”卡嘉。有一次，晴朗的一天过完了，达莎在麦秆垛里也睡畅了，走到小溪旁边去洗脸。她梳了下散乱在绒线围巾底下的头发，随后吃了点东西，精神很愉快，也没等人家问她，竟出乎意外地自个儿说了：

“……你瞧，事情是这样。……我再也不能在萨马拉跟父亲住在一起了。……你当我是一个寄生虫。可是你瞧，我对自己的看法比你对我的还要坏得多。……不过我不能感觉到自己是个下贱的人，是个末等的人。……”

“那我很了解！”柯士玛·柯士密奇答道，咂了咂嘴唇。

“不，你一点也不会了解。……”达莎朝火苗眯缝着眼睛。“我丈夫冒了生命的危险，仅仅为了跟我见一会儿面。他又坚强又勇敢，是个极有决断的人。……而我呢？为了像我这样一个摆臭架子的人，难道值得冒生命的危险吗？那次跟他见面以后，我就拿脑袋撞窗槛。我痛恨我父亲。……因为一切全是他的过错。……他是一个可笑的、毫无价值的人！我决定到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去找我的姐姐卡嘉——她会了解，她会帮助我：她很聪明，又像琴弦一样敏感，我的卡嘉！请你别笑！我要做点平凡的事——崇高而必要的事——我就是那么做。……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着手。不过现在也请你别向我高谈革命。……”

“我不预备跟你高谈，我亲爱的，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你，我对你表示衷心的同情。”

“哦，衷心——算了吧！……就在那个时候，红军开进了萨马拉。……政府逃跑了——真是卑鄙透顶。……父亲要我跟他一块儿走。我们那个吵闹呵！大家的原形都露出来了——他和我。



……父亲派人去找警察，他说：‘为了这一点，你要受绞刑，我亲爱的！’可是当然啰，谁也没有来，他们都已经逃光了。……父亲急忙冲到街上，只带了一个公事皮包，我从窗口里还向他喊出了最后几句话。……我恨任何人也赶不上恨我父亲那样厉害！哦，后来，我用围巾裹住头，躺在沙发上，哭了个畅！过去的一切生活从此就跟我割断了。……”

他们就这样在大草原上走着，经过那些卷在内战漩涡里的大大小的村子，差不多没碰见一个人，也不知道这些地方正在展开流血的事件：七万五千人的强大的顿河哥萨克军八月里吃了败仗，现在又在作第二次进军要去包围察里津了。

柯士玛·柯士密奇一面在灰里扒着马铃薯，一面说道：

“要是你累得厉害，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那么今夜我们不妨休息一下，好在也用不着怎么赶。不过，这个歇宿地方我们挑的可不好。从峡谷里吹出来的风会叫我们合不上眼。还是在星星底下静静地走一程路吧。啊，世界多美哪！”他昂起那狡猾的红扑扑的脸，仿佛要查看一下天界的一切是不是都完整无恙。“这岂不是奇迹中的奇迹，我亲爱的？这儿有两个小虫子在宇宙间爬着，怀着爱研究的心思，观察着一个比一个惊人的一连串现象，得出不负责任的结论，一点也用不着违背良心而解除了饥渴？……不，还是不要急匆匆赶完我们的旅程吧！”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盐，把个马铃薯放进手心里摇着，往手指上吹气，随后将它掰开，递给达莎。

“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书，那些东西可只是乱七八糟地塞在我心里。革命将我从牢房似的寺院中解放出来，不免有点儿粗暴地把我扔进了生活里。萨拉托夫区有个民警局长，人非常聪明，他把我拘禁了两星期，后来给我亲笔写了一张身份证：职业——寄生；教育——伪科学；信念——无原则。因此，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当我发现口袋里只有一小袋盐，自己已经绝对自由的

时候，我才懂得生活的奇迹是怎么回事。塞在我记忆里的那些没用的知识，开始淘汰了，不过有许多东西在交换价值的意义上也还是有用的。……譬如说手相的研究，或者所谓手相术者——我存着的这点儿盐经常能够得到补充，就应当归功于这一门科学。”

达莎并没听着他说话。也许是为了那带着无家可归的忧郁的风尖声尖气地在麦秆中间呼啸，她真想哭一顿；她不住地转过脸去，谛视那黝暗的残晖。她一想到要去找寻伊凡·伊立奇、找寻卡嘉和找寻她自己不能不经历的那段无穷无尽的旅程，绝望就会把她包围起来。要是在过去，达莎发觉自己这样一筹莫展，这样渺小，这样被抛弃在寒冷的大草原上，她一定会深切地怜惜自己，甚至会得到慰藉。……现在可没那份心境啦！……她从柯士玛·柯士密奇那儿接过马铃薯，嚼着，和眼泪一起吞下去。……她记起还在彼得格勒接到的卡嘉那一封信上的话：“过去是死去了，永远死去了，达莎。”



“除了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以外，漫无目的的奔忙，吊儿郎当也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一种恶习，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你从前有没有留意过自由职业者是怎样走路的——有的自由主义者走起路来像山羊似的不耐烦地跺着脚，仿佛烫着了一样。……上哪儿去？干吗啊？……”

这个讨厌的人一直在谈着，谈着，说着大话。

“不，我们得赶路了，当然啰——我们走吧！”达莎说着，将脖子上的绒线围巾使劲往紧拉了拉。柯士玛·柯士密奇搜索似地瞅着她。正在这时候，峡谷的黑影里闪出来几下火光，枪声接着就滚也似的响起来了。……

第一阵枪声刚一响起，空寂的大草原便活跃起来，草原上空那一条残晖在遥远的云堆里已经合拢来了。达莎抓着围巾的两头，连站起来也来不及。柯士玛·柯士密奇急忙踩灭篝火，可是

强烈的风却将余烬扇旺，把火星往四面吹。这点火光照出来飞驰着的骑士。他们低低地伏在马鬣上，抽着鞭子，想避开峡谷里发出来的枪弹。

骑马的人疾驰过去了，一切又沉寂下来。只有达莎的心还在忽搭忽搭地乱跳。接着，峡谷里传出来一阵呼喊，一群武装的人马上从那边涌出来。他们小心谨慎地行动着，在大草原上展开了阵势。一个跟达莎他们靠得最近的人，向篝火扭过头来，用年轻的破嗓子喝道：“嗨，你们是谁？”柯士玛·柯士密奇将双手举到头顶上，有准备地叉开了手指。一个穿士兵大衣的青年走过来。“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他那善于当机立断的、眉毛乌黑的脸转向篝火边的两个人。“探子吗？白卫吗？”也没等回答，他就用步枪柄推着柯士玛·柯士密奇：“走，走，你一路走一路告诉我吧。……”



“我们实在只是……”

“实在只是什么？你难道没看见我们是在打仗吗？……”

柯士玛·柯士密奇不再抗辩，跟达莎一块儿给押解着走了。部队开拔得那么快，他们差不多在跑着。赶走到几所盖着麦秸屋顶的农舍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在那儿一个池塘旁边，马在没有套牲口的大车中间嘶叫。有人招呼部队停步。士兵们围着他，谈起来了：

“我们退却啦。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包抄我们的两翼，那些个浑蛋。……离这儿很近，就在一个沟里，我们忽然碰上一个骑兵侦察队。”

“你们就此逃跑了，好一批英雄！”被士兵们围住的那个人讽刺地说。“你们的指挥员在哪儿？”

“指挥员在哪儿？嗨，指挥员！伊凡！……赶快来啊，团长在找你！”传过来许多声音。一个身量高高、脊背驼驼的人从黑暗中走出来，说道：

“一切都很好，团长同志，没有损失。”

“布岗放哨，让大家吃饭，不要点灯，过后到我屋子里来。”

人们散开了。农庄上似乎走空了，黑暗中只听到低声的命令和哨兵的盘问。后来，就连这些声音都沉寂了。风瑟瑟地吹响着屋顶上的麦秸，在池边柳树那光溜溜的枝丫间呼啸。刚才发现达莎和柯士玛·柯士密奇的那个年轻红军，这会儿朝他们走拢去。在农庄上空闪烁的星光里，他的脸显得又瘦又苍白，眉毛黑黝黝的。仔细一端详，达莎心想这人准是个姑娘。……“跟我走，”他严峻地说着，带他们走进了屋子。“等在门廊里，你们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

他推开门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了。可以听到里面那个部队指挥官的粗暴而低沉的、嘟嘟囔囔的嗓子。那声音响得那么长久，那么单调，弄得达莎把脑袋搁在柯士玛·柯士密奇的肩膀上。“没关系——不会有什么事！”他小声说着。门又开了，那个红军摸索着两个坐着的人，又说：“跟我走。”他带他们走到院子里，向四下里打量，想找一个地方把俘虏囚起来，随后指了指一座盖着麦秸屋顶的相当低的谷仓，这谷仓的门已经从铰链上脱开了。达莎和柯士玛·柯士密奇走进去，那红军往高高的门槛上一坐，步枪一直没离手。谷仓里有一股面粉和耗子味儿。达莎想按住心头的绝望，便说：

“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我害怕耗子咧。”

他勉强强给她让了一点地位，她就挨着他在门槛上坐下来。那红军忽然像孩子那样畅畅快快地打了个呵欠，斜过眼睛去瞅了达莎一眼。

“你们是探子吧，呃？”

“听我说，同志，”柯士玛·柯士密奇在黑暗中向他走拢去，说，“请你允许我解释一下……”

“你过后再解释吧。”

“我们是和平的居民，难民……”

“嘿，和平！……你这是什么意思——和平？你在哪儿找到了和平啊？”

达莎让后脑瓜靠在门框上，瞧着他那眉毛乌黑的漂亮的脸，尖端翘起的鼻子那清秀的轮廓，努起的小嘴，孩子似的下巴，突然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那跟这件事一点也不相干。”

“你是女性吗？”

“是女性也帮不了你的忙。”

谈话到这儿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达莎却还不肯把眼睛从那张可爱的脸上移开。

“你跟我说话，为什么像是跟一个敌人说话似的？”她轻轻地问。“你一点也不认识我。为什么你预先就把我当做一个敌人？我只是个俄罗斯女人，像你自个儿一样。……唯一的差别，也许只是我比你多吃一点苦。……”

“俄罗斯，呃？……你说的俄罗斯是什么意思？……你是资产阶级！”那红军微微有点口吃，因此说话的时候拧紧了眉头。

达莎的嘴唇张开了。出于一种惯有的冲动，她向他拢近一点，在他灼热而粗糙的腮帮上吻了一吻。那红军没料到这一着，便朝达莎眨巴着眼，抖动着睫毛。……随后他站起身，抓住步枪，退后一步，将步枪带背到肩胛上。

“不准这样！”他威胁地说。“这也帮不了你的忙，女公民。……”

“那么什么事，什么事能帮我的忙呢？”达莎热情地说。“你已经发现了该做的事，可是我还没有。……我不顾一切地抛开了那种生活。跑出来追求我自己的幸福。……我真羡慕你。……我也想穿上一件军大衣！”

她激动得把围巾打头上拉开，用尽力气将它的两头紧紧地抓在拳头里。

“对你来说，一切都很清楚，一切都很简单。……你为什么在打仗？是为了使女人可以不流眼泪，仰望这些星星。……那种幸福我也要。……”

她说着，那个红军在听着，也没打算去制止她，却给这阵不可思议的感情的发作弄得不知所措了。就在这时候，连长从农舍里走出来，吼道：

“来，亚格丽披娜，把那些寄生虫带进来！”

团长那一双亮闪闪的眼睛睁得挺大，嘴里衔着烟斗，连长的脸粗糙得活像树皮，两个人都穿着军大衣，戴着有罩边的便帽，坐在房里，胳膊肘撑起在桌子上，前面点着一盏油灯。达莎和柯士玛·柯士密奇就在门口停住，连长却吩咐他们走拢一点。

“你们在草原上的驻军地区干什么？”

他的眼睛不是在随便观望，而是直盯在他们的脸上。达莎在这种逼视之下突然觉得软弱无力，便掀动那干焦的嘴唇，小声说道：

“他会告诉你。我可以坐下来吗？”

她坐下了，抓住长凳的边缘，瞅着那个浮动在陶钵里的火苗。柯士玛·柯士密奇咂着嘴唇，一会儿用这只脚站着，一会儿又用那只脚站着，开始叙述他怎么样在大草原上发现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他们怎么样正在向顿河前进，一路上主要在谈论崇高的事儿。对于旅程中这一方面的情况，他说得挺详细，急急忙忙地一口气讲下来，生怕给岔断。可是那两个指挥官却纹丝儿不动地坐在桌子旁边，如同两块石头。

“从广大的范畴去进行推理，指挥官公民，是一件伟大的事。我要说的是，我感谢革命，因为它使我们摆脱了悲惨的烦琐事儿。人，这种跟神相等的生物，生下来就为了完成崇高的任务，



人应当像奥尔斐厄斯^①用他的七弦琴那样，使顽石得到生命，使野兽的狂暴得以驯服——就是这种人，却在冒烟的灯火旁边弄脏钞票，弄脏自己的心，想尽方法去欺骗邻人。……感谢你们摧毁了这种悲惨的生活——这种生活想起来都难受。……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弄脏了，因此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只好转到崇高的事情上去。……这儿便是我一片诚心的证据。……”（他掏出一包盐。）“这是我唯一的资产，我再也不需要什么，其余的东西我都可以讨，或者可以偷。可是，指挥官公民，我想跟你们理论一件事。……你们斗争是为了人的幸福，可是你们常常忘了人的本身，让他在字里行间失落了。不要把革命跟人分开，不要把它仅仅变成一种思辨性的哲学，因为哲学只是一溜烟：它以美妙的姿态出现，却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从这里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关切这个女人的命运：在她身上，我翻看着一篇动人的诗意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在每个人身上都找得到，只要怀着好奇心和求知欲去接近他。……要知道这正是宇宙本身，穿着褴褛的长大衣和破烂的鞋子，在你面前走过去哪。”

“好巧妙的胡诌！”团长喷了一口烟，说道。

“好吧，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看一看。”连长跟着也说。他把柯士玛·柯士密奇和达莎的身份证都接了去，将油灯移近点儿，低低地低下腰，在手指上蘸了些唾沫，仔仔细细地逐页翻看过去。团长不时深深地叹一口气，用那只烧焦的烟斗吸一会，这烟斗在他的唇髭底下已经熏了五个战争的年头了。

“你父亲是谁？”连长问达莎道。

“蒲拉文医生。”

“他不是在前萨马拉政府里当过部长吗？”

“是的。”

① 奥尔斐厄斯相传为古希腊的诗人和音乐家，他的琴声足以感动禽兽木石。

连长向团长瞟了一眼，将达莎的身份证递给他。然后他皱起眉头，问柯士玛·柯士密奇道：

“那么你呢——你是一个蓄着长头发的人，是不是？”

柯士玛·柯士密奇仿佛老早已经盼着他这句问话似的，高高兴兴地慢慢挪动他那破破烂烂的靴子，说道：

“我两次被僧侣学校开除出来——为的是糟蹋了粮食和做了讽刺宗教的歪诗。我父亲是萨拉托夫的教长，他曾经两次亲手鞭打我，把我背上的皮都抽得稀烂。我还有一些履历，那都附在身份证上了……”

连长并没有听着他，却斜过眼睛去向达莎瞟了一下。

“你的情形很严重。……你不如把全部真情都谈出来。”他翻看着身份证，一边皱了皱眉头，清了清喉咙。“这样也许还可以搭救你。是的，情形很严重。”

达莎睁大了眼睛，一声不响地瞪着他。一直站在门口的亚格丽披娜，这会儿固执地说道：

“伊凡，她可以信任，我已经跟她谈过了。……”

连长掀起大鼻子，直瞪瞪盯住亚格丽披娜。团长微微一笑。柯士玛·柯士密奇频频点头，他那红扑扑的脸上还是一股高兴样子。连长慢条斯理地说：

“我们在哪儿？难道在开冬季晚会？”（团长那髻曲的唇髭抖动起来，眼睛眯缝着。）“红军士兵契勃里兹，你凭什么要来扰乱审问？……”

亚格丽披娜愤怒得气都噎住了，要没有团长在场，她准会像村子里的泼妇那样跟连长回嘴。……可是他吼道：

“红军士兵契勃里兹，到外面去。”

亚格丽披娜光是用黑黝黝的眼睛瞪了一下，将步枪柄往地板上一撞，抿紧嘴唇，走出了农舍。连长哼了哼鼻子，伸手到口袋里去掏烟草。

“可见你在这儿也已经做过鼓动工作了！……”

达莎沉下头，答道：

“我请求你相信我。要是你不相信，那我就用不着说了。我父亲蒲拉文，固然是你们的敌人，可是他也是我的敌人。……他要把我绞死，所以我从萨马拉逃出来了。……”

连长把他的大手在油灯前面一摊。

“女公民，你跟我讲这种神话，叫我怎么能相信你？”

这时候，团长从嘴里拿出烟斗，在衣袖上抹着，严肃地说：

“冷静一点，高拉，也许她说的是真话。……你是不是姓捷列金？”（达莎用差不多听不见的嗓音说道：“是的。”）“你还记得你丈夫的本名和父名吗？”

“伊凡·伊立奇。”

“是沙皇军队里的上尉？”

“我想……是的。……”

“是在红军第十一军里当连长？”

“你认识他吗？”

达莎往桌子那儿扑过去，两边腮帮都刷地红了；一分钟以前她还是憔悴的，毫无生气的，可是这会儿却像一朵花那样盛开起来了。

“我最后一次跟伊凡见面，是在他冒着枪弹从屋顶上逃跑的时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你坐下来，定定心，”团长说道。“我认识伊凡·伊立奇，我们一块儿参加过对德战争，又一块儿从俘虏营里逃出来。我的名字是梅尔欣，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他也许跟你提起过我。在红军里，大家也很知道他。”他向连长扭过脸去。“这件事情，你的女人判断得比你正确。”然后他又转向达莎，说：“你现在去休息一下，我们明天再谈。你可以待在这儿。往那边走出去，门廊的那一面就是厨房。祝你安睡！”





达莎和跟在后面的柯士玛·柯士密奇——两个指挥官似乎都已经把他完全忘记了——穿过门廊，走进了暖烘烘、空洞洞的厨房。柯士玛·柯士密奇劝达莎爬到暖炕上头。“你可以让骨头暖和一下，把一个礼拜的欠睡并在一个夜里补足。让我来扶你上去，亲爱的。……”

达莎好容易爬到暖炕上头，解去围巾，把它垫在腮帮底下，拿大衣往身上一盖，缩起了腿。这儿倒舒服，有一股烘烫的砖头和面团的味儿。乡下暖炕里惯常有的蟋蟀唧唧地叫着。起初，达莎弄得没法儿睡熟：睡梦像薄膜一样刚把她蒙住，蟋蟀唧唧、唧唧的叫声就把它刺穿了，仿佛用灰色的线脚把睡梦一针一针地扎起来似的。……

有时候，她把它想象成为调音器的滴答声，她自己坐在钢琴前面，两只手麻木地耷拉在腰里。她的心因为期待而疯狂地跳着，可是她听到的不是那亲热的、喜爱的人的脚步声——而又是那蟋蟀的唧唧声，一针又一针的。……

“什么样的平静，什么样的安静啊！”一个声音在她心里反复地说着。“你已经回到故乡来了，可怜的达莎。……可是你从来不了解故乡，达莎，达莎！……哦，不要来打扰我！……哦，这不过是乐队指挥用象牙棒敲着架子，音乐马上就要开始了。……”于是蟋蟀又唧唧、唧唧地叫起来。……

柯士玛·柯士密奇安顿在暖炕旁边的长凳上，起初也睡不着——他咂着嘴唇，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们已经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了。……单纯的心。……要是我处了他们的地位，可不会那么轻易就相信的——为什么？对自己都不了解呢——人是一个谜。……他们已经相信我们——坚强的人总是很单纯。……这里头就包含着他们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身份证——他们已经相信我们。那么——你们需要有头脑的人吗？革命能用他吗？能用吧？……那么——我在这儿。

